

想把每件衣服，包括它的审美细节、原料工艺等都做到最好，所以很耗时间，我们又不愿意牺牲质量来换取产量，但我自己特别满意这样的节奏，这是很矛盾的。”

这种乐趣是纯粹的，他曾经接待过小白顾客，虽然只订了西服外套，但刘令飞帮他除内裤外的所有东西都配齐了，而且不额外收费，“我就生怕他配错一样东西，导致整体出问题”。

刘令飞知道自己是有点多管闲事，但他就是受不了。“我不想出现我没给他配背带，他用了皮带，但这套衣服又不适合用皮带……我宁可自费给他配齐，就当送他的礼物。”刘令飞的朋友们常跟他说，这样是做不好的，刘令飞也知道自己恐怕赚不了大钱，但他乐在其中。“我想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吧，我是希望它赚钱的，也希望它变得更有名，但我仍然想维持现状。”

刘令飞的身上常有这种矛盾的感觉，但对于他来说，这一切又都是自洽的。比如虽然这次出演了《致新年快乐》，但刘令飞自己是不注重过节的，他不过圣诞不过元旦，也不过新年，他甚至连生日都不过。比如作为一个爱漂亮的上海男人，会特地将校服拿到裁缝那里做成修身款穿去上学的精致 boy，他也可以拍穿着西装泡脚的海报，可以不化妆就上舞台，只要造型需要。他也从不给自己做任何规划，因为他太了解自己了，“比如给到我的采访提纲，我也没有做准备，因为我就算准备好了，第二天也会变”。

事实上，刘令飞成为音乐剧演员，也是意料之外。“我高中喜欢玩乐队，班主任就说我可以试一下，没想到真

考上了。”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班前，刘令飞没看过音乐剧，进入专业院校后，他的各项成绩在班里也是垫底的存在，就连老师也不觉得这个学生将来能站上舞台成为“角儿”。直到大三的那个暑假，刘令飞独自去纽约游学了一个月，“在百老汇看了许多现场，才懂得了它的魅力所在。之前，很多经典剧目只看过 DVD，感觉完全不一样”。

舞台，的确是现场的艺术。

开心是第一位的

刘令飞入行的年月，音乐剧还是极为小众的艺术门类，演员也大部分在温饱线上挣扎，甚至得靠做兼职才能继续这份职业。刘令飞是幸运的，一毕业就有登台的机会，后来又参与了音乐剧《猫》中文版的巡演，拥有稳定的收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大制作的演出，让他接触了真正热爱音乐剧的观众，也点燃了他作为音乐剧演员的信念。

常有人问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。刘令飞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这实在不是他刻意为之，“只是这个行业一直不断地给我机会，所以我能够一步一步走到现在”。而只要你看过刘令飞的舞台，你也就理解了他为什么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中央。

“你是有天赋的演员吗？”我问。

刘令飞想了想，换了个方式回答

我：“我现在也教学生，最基础的技能，一些戏剧的基本概念，这是可以学得的，但很多东西不是学来的，比如这个角色到这里该怎么演，这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去表达出来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不一样，没有标准答案。音乐剧是自由度很高的一种戏剧，因为有音乐的呈现，演员能够更自由地去表达，所以成为一个有个人特点的演员，是很重要的。”

演员需要天赋，更需要独立的思考和琢磨。每一次看上去游刃有余的表演背后，都是演员认真的准备，有很多排练，刘令飞甚至睡在排练厅，他不想在白天浪费路上的时间。

不久前的金鸡奖颁奖典礼，何赛飞拿到最佳女主角后说了一段话：（演员）这个职业很辛苦，有时候会伤身体，有时候会伤心，影响我们的健康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情愿少活几年，也多想创作一点奉献给大家。刘令飞对此也深有感触：“演员就是消耗你的精力、你的情绪的一个工作。我常和学生说，你就得用命去演，用生命去从事你在台上的每分每秒。你就这么想，如果演完这场，你未来再也没有机会演戏了，怎么办？你肯定是不留遗憾的。”

他的每一个角色，都是这样没有保留，全情释放。

这两年，刘令飞有意识地留出了时间给幕后工种，比如他开始做导演、艺术总监，因为除了表演上的表达，他有了更多想掌控的内容，

他开始做导演、艺术总监，因为除了表演上的表达，他有了更多想掌控的内容，他希望有一个作品能呈现他的审美和他的思考。